

作为晚报家庭版的编辑,我常常被一些温暖的爱情故事所感动...

一天,一个熟悉的写手又发过来一篇文稿,语言和要求都很符合版面的要求...

电话里,她却笑着告诉我:“那个稿件,是我写的,文后留的地址,是我妈现在住的农村老家。”

后来,她就想了这个办法。告诉妈妈说,东莞这个地方收取汇款单很不方便...

我们的朋友X多年前到深圳去了,去年X回来我们十分高兴,问他在深圳干什么, X笑着说:“能干啥,打工呗。”

万家灯火 寄给妈妈的稿费单



看她说得那么难,再说女儿的成绩一直是妈妈的骄傲,她妈妈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她又担心妈妈攒着钱以后还给

太古板吧,还是太无能? 第二天,朋友D邀X去打麻将。 X说:“我不会。”

域外见闻 我的交流生之行

我一位耶鲁大学的朋友说:“美国的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项考试都不如中国的学生,但是美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,他们的学习能力却比中国学生普遍要强。”

“无能”的朋友



X说:“我这个人先天不足,沾酒就过敏,老朋友盛情难却,我还是以茶代酒吧。”

我十分扫兴,X到现在还显得不那么时尚,那么不合群,太让人失望了。今年夏天,我到深圳去旅游...

人在途中 第一名属于谁

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,经常会带回一些口算试卷。每次,我拿着手表在那看他做,他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来...



白文林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,经常会带回一些口算试卷。每次,我拿着手表在那看他做...

别人不说,我就差点做出这样的傻事儿。去年夏天,我认识了一个少妇...

的时光,如今,眼前的她与自己是多么志同道合啊!一样的爱好,一样的追求...

生活。聊着聊着,我们不知不觉地迸发出了爱的火花。光靠煲电话粥自然表达不了双方饥渴的情感...

别人的老婆不能爱

为迅速掀起对她的“关爱”攻势,哪怕是深夜,我也会无所顾忌地给她发暧昧的短信...

她,便将少部份地用作了妈妈的。钱不多,有时候一个月才两三百块,但妈妈每次收到钱都很高兴...

钱不多,有时候一个月才两三百块,但妈妈每次收到钱都很高兴,她会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给她念是哪个报纸寄来的...

我们大多数子女,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远在天涯,能和父母朝朝暮暮相处的,毕竟少数。而这位文友,离妈妈那么远,却为了妈妈能高兴点...

我也想起我的妈妈,一年到头,我才回去一趟,给她点钱,她总冲我嚷嚷,我够用,我要你的钱干吗?

我也决定,把我为数不多的作品地址,均一半给我的妈妈,即使我不在他们身边...

本版插图 涛涛

蔡波说当然,关键不在这些,主要还在林琳。他是有意而来。他打开公文包,取出一个信封递给叶家福...

他讲了自己在林琳的那段关系,概要简述,只说林琳从小得林庆国夫妇宠爱,比较任性。她与堂姐林琳一直关系很好...

他跟林琳结婚后,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。林琳跟施杰谈恋爱,她从一开始就不赞成,认为她品行不好...

叶家福默不作声。蔡波称自己曾一再设法悄悄断了,不料林琳因为对他深怀怨念,感情上陷得比他更深...

蔡波称自己曾一再设法悄悄断了,不料林琳因为对他深怀怨念,感情上陷得比他更深,无法接受分手...

蔡波不再多话。他转向章春木,说公公办事,也可以谈一谈吧? 叶家福告诉蔡波,章春木确实是跑了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,蔡波只好离开...

切,名声地位家庭,都不算什么,只要她活着。“是真话。”他说。这些事情蔡波从未跟任何人提起...

于是一谈就谈了几个小时。蔡波说,如果叶家福认为需要把所有事都如实写上,他可以照办。

叶家福一声不吭,末了说:“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想回避什么就回避,我不管。”

他感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赵荣昌用心办这个任务,让他找蔡波真是用心良苦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,蔡波只好离开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,蔡波只好离开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,蔡波只好离开...

蔡波说,他到深圳去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为了想见见林琳,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,找借口要把她甩了,最终决裂,蔡波只好离开...

党校同学

◎杨海平

同学老交情了,就当没那回事。他不会跟蔡波过不去,蔡波也不必跟他套近乎,大家彼此清楚,公事公办。

连载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柳德承一来,这父女俩的小摊儿可就红火起来了。摊上高悬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:“千里香”。

神厨

边东子 著

他自个儿的小名儿。“你非要回北平吗?”月儿问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

月儿的多话说,他本来在一家饭馆当账房先生,后来搬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饭馆。